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四

烏程嚴可均校輯

習鑿齒

鑿齒字彥威，襄陽人。荊州刺史桓溫辟爲從事，轉西曹主簿，別駕治中，左遷戶曹參軍，出爲衡陽太守。尋罷歸。有漢晉春秋四十七卷，集五卷。

臨終上疏

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自魏後爲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恩情三十餘年。今沈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攷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㠭臣微賤，廢其所言。晉書習鑿齒傳

與謝安書

每省家舅縱目檀谿，念崔徐之交，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

水經河

又與謝安書稱釋道安

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
技術可曰惑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曰整羣小之參差而師
徒肅肅自相尊敬洋洋濟濟乃是吾由來所未見其人理懷簡衷
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略皆遍睹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
所遊刃作義乃俗法蘭法祖輩案高僧傳五作法蘭法道中統曰大無不肯稍齊
物等智在方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見足
下釋藏輩八

又百五

與謝侍中書

案謝安由吳興太守徵拜侍中孝武時復加侍中

此有紅藍北人采取其花作烟支婦人粧時作顏色用如豆許案
令偏煩殊覺鮮明匈奴名妻閼氏言可愛如烟支也案爾雅翼三烟支事復見與燕王書蓋本集兩書皆及之

與燕王書

山下有紅藍花足下先知之不北方采紅藍取其花染緋黃接取其英鮮者作烟肢婦人將用爲顏色吾少時再三遇見烟肢今日始視紅藍後當爲足下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支言其可愛如烟肢也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

史記匈奴傳索隱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二十引崔豹古今注

與桓祕書

吾昌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離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然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墮斃裴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璀璨常

流碌碌凡士焉足召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于椒蘭。清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爲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竝爲景升乎。晉書留鑿齒傳

與釋道安傳

興寧三年四月五日。鑿齒稽首和南。承應真履正。明白內融。慈訓兼照。道俗齊蔭。宗虛者悟無常之旨。存有者達外身之權。清風藻子中夏。鸞響厲乎八冥。玄味遠猷。何榮如之。弟子聞天不終朝而雨。六合者彌天之雲也。弘淵源。呂潤八極者。四大之流也。彼直無爲。降而萬物賴其澤。此本無心行而高下蒙其潤。況衰世降步。愍時而生。資始繁于度物。明道存乎練俗。乘不疾之輿。已涉無遠之道。命外身之駕。已應十方之求。而可得玉潤于一山。冰結于一谷。

望闕風而不迴儀。惜此世而不誨度者哉。且夫自大教東流四百
餘年矣。雖蕃王居士時有奉者。而冥丹宿訓。先行上世。道運時遷。
俗未僉悟。藻況濤波。下士而已。唯肅祖明皇帝。實天降德。始欽斯
道。手畫如來之容。口味三昧之旨。戒行峻于巖隱。立祖暘乎無生
大塊。旣唱萬眾怒呼。賢哲君子靡不歸宗。日月雖遠。光景彌暉。道
業之隆。莫盛于今。高僧傳作
歲無匹豈所謂月光道寂。將生真土。靈鉢東
遷。忽驗于茲乎。又聞三千得道。俱見南陽。明學闡士。陶演真言。上
及聖達之誨。下測道行之驗。深經普往。非斯而誰。懷道邁訓。舍茲
孰降。是㠯此方諸僧。咸有傾想。目欣金色之瑞。耳遲無上之箴。老
幼等願。道俗同懷。繫詠之情。非常言也。若慶雲東徂。摩尼迴曜。一
躋七寶之座。暫現明哲之燈。雨甘露于豐草。植栴檀于江湄。則如
來之敎。復崇于今日。玄波溢漾。重蕩于一代矣。不勝追像裁書。致
心意之蘊積。曷云能暢。弟子襄陽習鑿齒稽首和南。弘明集十二
高僧傳五

晉承漢統論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于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與同此言哉？荅曰：此乃所呂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閒鼎跱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眉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呂跨中嶽，樹羣才，呂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呂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呂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彊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

世說文學篇注此

之交爭開世說在

九域之蒙晦世說注

有大字定于載

世說注

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呂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呂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矣當年不制于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曾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爲一代者乎若呂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蹠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于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于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于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呂屈于已就咎杖義而呂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

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己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于所爲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于懷王劉氏乘楚于亡秦趙二偽呂遠嗣不論近而計功攷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呂曉于今定之往昔而足爲來證者當春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鄖郢呂尊有德閭閻舉三江呂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呂應天或撫之呂光宗彼必自係于周室不推吳楚呂爲代明矣況積勳累功靜亂盪眾數之所錄眾之所與不資于燕噲之授不賴于因藉之力長樂廟堂吳蜀兩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

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爲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于閭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爲帝方駕于三代豈比俛首于曹氏側足于不正卽情而恆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爲開亂于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不宜見列呂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于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于所職爭來未嘗翦商異于司馬氏仕乎曹族三宗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呂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呂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呂王四海義可呂登天位雖我德慙于有周而彼道異于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

于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堯舜之道
欲重其國而反厝之于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由未恆請于
是止矣

晉書四
鑒論傳

漢晉春秋論先主到當陽

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
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召結物情者豈
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蜀志先
主傳注

孔明殺馬謖

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林父之後濟故廢
法而收功楚成闇得臣之益已故殺之已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
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駕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
已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謖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
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謖之難廢也爲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

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誠裁之失中卽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蜀志馬良傳注

孔明卒使廖立垂泣李平發病死

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曰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鏡之所曰能窮物而無怨者曰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曰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于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蜀志李廣傳注

龐統諫先主

夫霸王者必體仁義曰爲本仗信順曰爲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曰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雖功由是隆

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眾中匡其失，而不脩常謙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譽謗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陸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諒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務此過言，自絕遠謫，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蜀志龐統傳注

法正勸先主納劉焉子璫妻吳氏

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已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呂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于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于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惱，而引前失，已爲譬，非導其君已堯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蜀志先主穆皇后傳注

費詩諫先主稱尊號

夫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速建，已係眾心，是故

惠公朝虞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賊彊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非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杖正討逆何推讓之有于此時也不如速尊有德已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案此下有脫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

蜀志費詩傳注

曹操不存錄張松

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數十年之內而棄之于俯仰之頃豈不惜乎是已君子勞謙日是慮已下人功高而居之已讓勢尊而守之已卑情近于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哉君子是已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

蜀志劉碑傳注

曹操封閻圃

魯欲稱王而閻圃諫止之今封圃爲列侯夫賞罰者所㠯懲惡勸善也苟其可㠯明軌訓于物無遠近幽深矣今閻圃諫魯勿王而太祖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塞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其此之謂與若乃不明于此而重燁爛之功豐爵厚賞止于死戰之士則氏利于有亂俗競于殺伐阻兵仗力干戈不戢矣太祖之此封可謂知賞罰之本雖湯武居之無㠯加也

魏志張
魯傳注

高堂隆

高堂隆可謂忠臣矣君侈每思諫其惡將死不忘憂社稷正辭動于昏主明戒驗于身後譽謗足㠯勵物德音沒而彌彰可不謂忠且智乎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又曰曾是莫聽大命㠯傾其高堂隆之謂也

魏志高堂
隆傳注

鍾會功曹向雄

向伯茂可謂勇士蹈義也哭王經而哀感市人葬鍾會而義動明
主彼皆忠烈奮勁知死而往非存生也況使經會處世或身在急
難而有不赴者乎故尋其奉死之心可見見事生之情覽其忠貞
之節足愧背義之士矣王加禮而遣可謂明達也

魏志鍾會傳注

賈逵援曹休

夫賢人者外身虛己內呂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平有嫌忌之
名者必與物爲對存勝負于己身者也若呂其私憾敗國殄民彼
雖傾覆于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易爲呂是稱說臧獲之心耳今
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于害使功顯于明君惠
施於百姓身登于君子之堂義愧于敵人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
所復案有誤字而況于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呂成我之勝不計宿
憾所呂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謂善爭矣在于未能忘
勝之流不由于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魏志賈逵傳注

母丘儉舉義

母丘儉感明帝之顧命故爲此役君子謂母丘儉事雖不成可謂忠臣矣夫竭節而赴義者我也成之與敗者時也我苟無時成何可必乎亡我而不自必乃所曰爲忠也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若母丘儉可謂不愧也

魏志母丘
傳注

司馬景王引過

司馬大將軍引二敗呂爲已過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夫民忘其敗而下思其報雖欲不康其可得邪若乃諱敗推過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上下離心賢愚解體是楚再敗而晉再克也謬之甚矣君人者苟統斯理而曰御國則朝無秕政身廢留愆行失而名揚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于再乎

魏志齊王
傳注

司馬文王赦三叛黨屬

自是天下畏威懷德矣君子謂司馬大將軍于是役也可謂能當

德攻矣夫建業者異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窮武之雄贊于不仁存義之國喪于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眾席捲淮浦俘馘十萬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喪王基之功案喪字當誤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寵鷙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眾使揚士一本作士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

魏志諸葛誕傳注

周瑜魯肅

客問曰周瑜魯肅何人也主人曰小人也客曰周瑜奇孫策于總角定人好惡于一面摧魏氏百勝之鋒開孫氏偏王之業威震天下名馳四海魯肅一見孫權建東吳之略子謂之小人何也主人曰此乃眞所召爲小人也夫君子之道故將竭其直忠佐扶帝室尊主盡時遠崇名教若乃力不能合事與志違躬耕南畝遁迹當年何由盡臣禮于孫氏于漢室未亡之日邪客曰諸葛武侯翼戴

玄德與瑜肅何異。而子重諸葛毀瑜肅何其偏也。主人曰。夫論古今者。故宜先定其所爲之本。迹其致用之源。諸葛武侯龍蟠江南。託好管樂。有匡漢之望。是有崇本之心也。今玄德漢高之正胄也。信義著于當年。將使漢室亡而更立。宗廟絕而復繼。誰云不可哉。

御覽四百四十七

張昭閉戶拒命

張昭于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懣之有。且秦穆違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已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爲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已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于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

吳志張昭傳注

羊祜陸抗兩境交和

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信順者萬人之所宗雖大猷既喪義聲久
淪狃詐馳于當塗權略周乎急務負力縱橫之人減獲牧豎之智
未有不憑此以創功捨茲而獨立者也是故晉文退舍而原城請
命穆子闡鼓訓之呂九治夫獻策而費人斯歸樂毅緩攻而風烈
長流觀其所呂服物制勝者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自今三家鼎
足四十有餘年矣吳人不能越淮泗而進取中國中國不能陵長
江呂爭利者力均而智侔道不足呂相傾也夫殘彼而利我未若
利我而無殘振武呂懼物未若德廣而民懷匹夫猶不可呂力服
而況一國乎力服猶不如呂德來而況不制乎是呂羊祜恢大同
之略思五兵之則齊其民人均其施澤振義網呂羅疆吳明兼愛
呂革暴俗易生民之視聽馳不戰乎江表故能德音悅暘而繼負
雲集殊鄰異域義讓交弘自吳之遇敵未有若此者也抗見國小
主暴而晉德彌昌人積兼已之善而已無固本之規百姓懷嚴敵

之德。閭境有棄主之慮。思所㠯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㠯侔其勝。使彼德靡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于枕席之上。校勝于帷幄之内。傾敵而不㠯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于寇讎。丹懷體于先日。豈設狙詐。㠯危賢徇己身之私名。貪外物之重。我閭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㠯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詐。㠯防物。臧獲之餘慮。威勝。㠯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㠯拯世重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吳志陸抗傳注

傅玄言上終喪下短喪爲但有父子無復君臣

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爲重。豈不蔽哉。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于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恆用于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㠯孝治天下乎。詩云。猷之未遠。其傅玄之謂也。

宋書禮志二

諸葛武侯宅銘

達人有作、振此頽風。彫構蔚采、鵠闢唯豐。義範蒼生、道格時雍。自昔爰止、于焉盤桓。躬耕西畝、永嘯東巒。迹逸中林、神凝巖端。固窮其奧、誰測斯歡。堂堂偉丘、婉翻揚朝傾巖搜寶局。羅九霄慶雲集矣、鸞駕亦招。藝文類聚六十四又初學記二十四盤極作龍盤、陽朝亦招作三招。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四終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謝
欵

欵爵里未詳

案隋志注染有車騎司馬謝詔集二卷欵韶形近或即其人姑編于此

金昌亭詩敘

余尋師來入經吳行達昌門忽覩斯亭傍川帶河其榜題曰金昌訪之耆老曰昔朱買臣仕漢還爲會稽內史逢其迎吏遊旅比舍與買臣爭席買臣出其印綬羣吏慚服自裁因事建亭號曰金傷失其字義耳

世說輕
詠篇注

王
翼

翼爲國子博士

皇后親爲皇后服議

案禮無明文依準鄭制齊縗諸婦誠非五屬然緣成親夫屬子道

則妻亦婦道矣。不得不制親屬之服。

通典八十一

答庾龢問

庾龢問女子適人，今改葬兒，既服總。女子當有服不？王翼答云：喪禮改葬服總。鄭氏已爲臣子妻，目例推之。女子雖降父母，卽亦子也。今男女皆總于義，自通。

通典一百二

顧悅之

悅之字君叔，晉陵無錫人。爲州別駕，歷尚書右丞。

上疏訟殷浩

伏見故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體德沈粹，識理淹長，風流雅勝，聲蓋當時。再臨神州，萬里肅清，勳績茂著。聖朝欽嘉，遂授分陝，推轂之任。戎旗旣建，出鎮壽陽，驅其豺狼，翦其荆棘，收羅向義，廣開屯田，沐雨櫛風，等勤臺僕，仰憑皇威，羣醜革面，進軍河洛，修復園陵，不虞之變，中路猖蹶，遂令爲山之功，崩于垂成，忠款之志，于是

而廢既受削黜自墳山海杜門終身與世兩絕可謂克己復禮窮而無怨者也尋浩所犯蓋負敗之常科非卽情之永責論其名德

深誠則如彼察其補過罪已則如此豈可棄而不卹使法有餘冤方今宅兆已成埏隧已開懸棺而空禮同庶人存亡有非命之分九泉無自訴之期仰感三良昊天罔極若使明詔爰發旌我善人崇復本官遠彰幽昧斯則國家威恩有兼濟之美死而可作無負

心之恨

浩傳
晉書殷

顧愷之

愷之一作凱之字長康悅之子大司馬桓溫已爲參軍復參殷仲堪荊州軍事義熙初入爲散騎常侍有啟蒙記三卷集二十卷

雷電賦

太極紛綸元氣澄練陰陽相薄爲雷爲電擊武乙于河而誅羲之

罰明震展氏之廟而隱慝之誅見是日宣尼敬威忽變夫其聲無定響光不恆照砰訇輪轉倏閃藏曜若乃太陰下渝少陽初升蟄蟲將啟動靈先應殷殷徐振不激不懾林鐘統節溽暑烟燼星月不朗衣裳若焚爾乃清風前颯蕩濁流塵豐隆破響列缺開雲當時倦容廊焉精新豈直驚安竦寐乃日暘精悟神天怒將凌赤電先發瓶巖四照映流雙絕雷電赫日驚衡山海磕其奔裂若夫子午相乘水旱木零仲冬奮發伏雷先行磕磕隆隆閃閃負負二語從書
一百五十二補豈隱隱之虛憑乃違和而傷生昭王度之失節見二儀之幽情至乃辰開日朗太清無諱靈眼揚精日麗煥壯鼓崩天而砰礮陵椎訇隱日待傾方地業聳其若敗蒼生非悟而喪魂龍鬼失據日顛沛光驚于泉底聲動于天外及其灑北斗日誕聖震昆陽日伐遠降枝鹿日命桀鳥雙濟而橫尸倒驚檜于霄際擢騰龍于雲湄烈大地日繞映惟六合日動威在靈德而卷舒謝神豔之

難追

藝文類聚二初學記一御覽十二

觀濤賦

臨浙江呂北眷壯滄海之宏流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納景且激波而揚濤其中則有珊瑚明月石帆瑤瑛彫然采介特種奇名崩巒填壑傾堆漸閼岑有積螺嶺有懸魚謨茲濤之爲體亦崇廣而宏凌形無常而參神斯必來呂知信勢剛凌呂周威質柔弱呂協順

藝文類聚九

冰賦

激厲風而貞質仰和景而融暉清流離之光徹邈雲英之巍巍爾乃連綿絡幕乍結乍無翕然靈化得漸已翕綿白隨川方圓隨嶺義剛有折照壺則虛託形超象比朗玄珠一宗理而常全經百合而彌切轉若驚電照若澄月積如累空泮若墮節臨堅投輕應變縷裂瓊碎星流清練流越若乃上結薄映下鏡長泉靈葩隨流含

馨揚鮮

藝文類聚九
初學記七

九

湘中賦

陽鶩山雞

御覽九
百十八

湘川賦

其表則有滋澤晨潤彫霜夜凝

北堂書鈔一
百五十二

箏賦

其器也則端方修直天隆地平華文素質爛蔚波成君子喜其斌
麗知音偉其含清馨虛中已揚德正律度而儀形良工加妙輕絳
璣彬玄漆緘響慶雲被身

藝文類聚四十
四初學記十六

鳳賦

望太清已抗思誕儀鳳之逸羣稟鶴火之靈曜資和氣之煙燼允
雞喙而燕領頸蛇蜿而龍文勵歸昌于漢陽發明口乎聖君荷義
躡正雞峙鴻前比翼交輝五色備宣與八風而降時雨音中鍾律

步則規矩，朱冠赫已，雙翹靈質，翩其高舉。歷黃冠于招搖，陵帝居之懸圃。藝文類聚九十一初學記三十

拜員外散騎常侍表

不悟陛下聖恩所加，登之常伯之列，飾之貂璫之暉。

北堂書抄五十八

與殷仲堪牋

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晉書顧愷之傳仲堪在荆州體之嘗因假

還仲堪特召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牋

虎丘山序

吳城西北有虎丘山者，含真藏古，體虛窮立，隱嵯峨堆之中，望形

不出常阜，至乃嵒崿絕于華峯。

藝文類聚八

嵇康贊序

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也。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

述示終而實戶解

文選五
君詠注

畫贊

王衍

巖巖清峰壁立千仞

晉書王衍傳

水贊

湛湛若凝，開神呂質，乘風擅灑，妙齊得一

魏文類
聚八

父悅傳

君已直道陵遲于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班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世說言
語篇注

祭牙文

維某年某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兩儀有政，四海有王。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闡闡伐鼓，白氣

經天簡揚神武

藝文類聚六十一御覽三百三十九

許詢

詢高陽新城人咸安中徵士有集八卷

墨塵尾銘

卑尊有宗貴賤無始器已通顯廢興非已
偉質輒蔚岑條疏理體隨手運散颯清起通彼玄詠申我先子

書鈔一百三十四

白塵尾銘

蔚蔚秀氣偉我奇姿御覽作蔚蔚秀格偉偉奇姿荏弱輒潤雲散雪飛君子運之探玄理微因通無遠廢興可師書鈔一百三十
四御覽七百三

張望

望爲征西將軍有集十二卷

枕賦

制爲素枕聊已偃仰爾乃六安其形展轉唯擬撫引應適永御君

子北堂書鈔一
百三十四

鷺鵠賦并序

余觀鷺鵠之爲鳥也。形貌叢茂，尾翩憔陋。樂水已遊，隨波淪躍。汎然任性而無患也。

惟鷺鵠之小鳥，託川湖已繁育。翩舒翮已和鳴，匪寄暢于籠畜。瀲澑池沼容與河洲翔而不掩集，而不畱。值汎則止，遇澤則游。淪潭裏已銜魚躍浪表而相求，萃不擇川隨風騰起與濤回旋。沈竄則足撥圓波，浮泳則臆排微漣。率性命已閒放，獨遨逸而獲全。藝文類聚

蜘蛛賦并序

嘯詠蓬廬，散步丘園。覽蜘蛛之爲蟲焉，乘虛運巧構。不假務欲足，性命蕭然靖逸。良可覩也。

伊蜘蛛之爲蟲，縱微性平。天壤稟妙造于化靈，忽有礙而無相吐。

自然之纖縝先皇義而結綱馮輕羅已隱顯應大明之幽明

御覽九百

四十

八

車胤

胤字武子南平人桓溫辟爲從事進主簿遷別駕征西長史寧康初爲中書侍郎封關內侯累遷侍中太元中領國子博士遷驃騎長史拜太常進封臨湘侯尋爲護軍將軍隆安初除吳興太守辭疾不拜加輔國將軍丹陽尹遷吏部尚書爲元顯所逼死

上言宜擇經學最優者一人領博士

案二漢舊事博士之職唯舉明經之士遷轉各已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已侍中常侍儒學最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于儒士取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已領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

餘七人自依常鉉選

通典五十三

上言庶母服制

謹案喪服禮經庶子爲母總麻三月傳曰何㠭總麻已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此經傳之明文聖賢之格言而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各肆私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此末俗之弊溺情傷教縱而不革則流蕩忘反矣且夫尊尊親親雖禮之大本然厭親于尊由來尚矣禮記曰爲父後爲出母無服也若不祭故也又禮天子父母之喪未葬越紳而祭天地社稷斯皆崇嚴至敬不敢㠭私廢尊也今身承祖宗之重而㠭庶母之私廢烝嘗之事五廟闕祀由一妾之終求之情禮失莫大焉舉世皆然莫之裁貶就心不同而事不敢異故正禮遂穢而習非成俗此國風所㠭思古小雅所㠭悲歎當今九服漸蠱王化惟新誠宜崇明禮典㠭一風俗請臺省攷修經典式明王度晉書禮志中太元十七年太常車胤上言又見通典八十二

又上言

去年上自頃開國公侯至于卿士庶子爲後者服其庶母同之于嫡違禮犯制宜加裁抑事上經年未被告報未審朝議已何爲疑若呂所陳或謬則經有文若呂古今不同則晉有成典升平四年故太宰武陵王所生母喪表求齊衰三年詔聽依昔樂安王故事制大功九月興蓋三年故梁王璡又所生母喪亦求三年庚子詔書依太宰故事同服大功若謹案周禮則總麻三月若奉晉制則大功九月古禮今制竝無居廬三年之文而頃年已來各申私情更相擬襲漸已成俗縱而不禁則聖典滅矣夫尊尊親親立人之本王化所由二端而已故先王設教務弘其極尊郊社之敬制越縕之禮嚴宗廟之祀厭庶子之服所已經緯人文化成天下夫屈家事于王道厭私恩于祖宗豈非上行乎下父行乎子若尊尊之心有時而替宜厭之情觸事而申祖宗之敬微而君臣之禮虧矣

嚴恪微于祖宗，致敬虧于事上，而欲俗安化隆，不亦難乎？區區所惜，實在于斯職之所司，不敢不言。請臺參詳。晉書禮志中十八年
增又上言有詞奏韶

可

修明堂議

明堂之制既甚難詳，且樂主于和，禮主于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旣茅茨廣廈，不一其制，何必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晉志作從俗乎宋志作順民乎

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後明堂辟鼂，可光而脩之。

晉書車舟傳

朝臣上禮太子議

百辟卿士，咸與盛禮，展敬拜伏，不須復上禮。唯方伯牧守，不覩大禮，自非酒牢貢羞，無已裁其乃誠，故宜有上禮，亦如元正大慶方伯莫不上禮。朝臣奉璧而已。通典七十孝武泰元十二年臺符問皇太子既拜朝臣奉璧應上禮否國子博士

車舟議

羣臣見皇太子儀服議

朝臣宜朱衣補幘拜敬太子荅拜案經傳不見其文故太傅羊祜
牋慶太子稱叩頭此則拜之證又太憲三年詔議其典尚書卞壺
謂宜稽則漢魏闔朝同拜其朱衣冠冕唯施天朝宜補幘而已通典七十尚書符又問王公呂下見

皇太子儀及所制衣服車輿議

荅謝琰問

謝琰問車胤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不荅曰禮
小功不稅降在小功者則稅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時人有呂此
婚嫁者僕常疑之孫騰荅人有卜日除服便呂婚況降服已除禮
有大斷此都無疑通典六十

荅徐廣問李太后服

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服翻革邪通典八十一
隆安四年

邵載

三經卷一百一十三

戢爵里未詳

議桓宣武公立廟

禮父爲士子爲諸侯祭呂諸侯則宜立親廟四封君之子則封君高祖親盡廟毀封君之孫則封君曾祖親盡廟毀封君之曾孫則封君之祖親盡廟毀封君之玄孫則封君之父親盡廟毀封君玄孫之子則封君親盡廟宜毀然呂太祖不毀五廟之數于是始備至封君玄孫之孫則毀封君之子封君玄孫之孫復毀封君之孫如此隨代迭毀呂至百代通典四十七

從母父服適族議

案禮記同姓從宗合宗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從母嫁于絕屬族父則無服從母之名謂不宜有服戢呂爲理際會者患班序易位及嫂叔無名耳矣服呂恩生班呂義斷雖門外之事義掩恩至門內之事恩掩義矣同宗之道處恩義之間故宜資之恩義今彼此獨

中據易位無名便廢骨未有原字之服實是所疑既屬從鄭玄說子爲母黨之服案屬從者自非出母黨及庶子受重自于其所生之黨則所無厭降之文又記云六代親屬最巨鄭說六代之外親盡爾雅族昆弟之子爲親同姓案從母嫁于無屬名者卽與嫁他姓不異則宜服從母嫁于他姓之服矣又嘗見賀公書稱賀新渝夫人爲從娘母尋所召不主名于際會者亦是有恩掩義謂宜服也

通典九十五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服對

簡文帝崩鎮軍府問參佐綱紀服邵岱答曰禮臣爲君服皆斬縗大夫居廬士居壘室又禮君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先儒曰爲非達官謂官長所自除人在官者也庶人在官服天子與畿內之人同齊縗三月案參佐無除者宜用此禮又禮諸侯之大夫會見天子者爲天子服總縗七月案今綱紀雖或被除敕猶古諸侯之難命

于天子比耳。會見北面時無二君之道。宜依總綱之制。其無除赦。
又未嘗會見。則宜無服。

通典八人

劉遵

遵，靈康初爲尚書右丞。

喪遇閏議

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間。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捨之。論時有
不同。唯當本乎閏之所繫。可㠭明折衷。經傳具四時。㠭編年。一時
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㠭閏附正月。不
應時見也。唯魯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
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于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
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
日。何休亦㠭爲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出。在乎閏附前月。而不
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㠭附前祥除過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

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通典一百

劉耽

耽，康初吏部郎中。

案劉惔父亦名耽，元明時人，非郎中。

喪遇閏議

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曰：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已。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已。卒于閏者，則已所附之月爲周。至于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于前，祥變則別之于後，自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奪。是已。每于祥葬，咸用遠日，斯所已卽順物情，因可伸之，故數年

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于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既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理例，謂此爲允。通典一百

鄭襄

襄宦康初散騎常侍有集四卷

喪遇閏議

中宗肅祖皆曰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耳，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苟司徒亦曰閏薨，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于禮學，故號爲明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案周官左氏傳兩書自書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曰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唯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

十日亡，至于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曰古人用子卯也。
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
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
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益遠日之情也。通典一百

難范甯論喪遇閏

鄭玄難范甯曰：「己閏三月五日死者，當己來年五月祥。何月爲忌
日？」荅曰：「謂之閏月者，當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
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當告朔，而喪者不數。」己閏月死，既
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己來年四月小祥。
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己閏月來年無
閏月，安得有忌日邪？當己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
也。難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戚，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曰：「爲甲子乙卯」

誠如是，自宜乙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

通典一百

謝攸 孔榮

攸，寧康初爲博士。榮，魯郡魯人，亦爲博士。後去職，徵祕書監，不就。

喪遇閏議

案左氏春秋經，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閒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

通典一百孝武堂
康二年節文帝崩

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榮議

戴謐

謐，寧康初爲尚書右丞。

喪遇閏議

尋博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曰月者數閏呂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呂重周忌之正也夫練除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得而移故緣情呂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于此而復延月邪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呂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案推攷分度隨呂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呂名其所在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呂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竝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呂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

爲節文不專一制亡在于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呂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于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於前功服葬月何呂數之于葬則數于祥則否用捨二義未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耳。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邪。卜葬之遠不出于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案何休云：閏死者數閏。呂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粗同但其年無閏而呂乙未爲閏之日攷較經傳未之詳耳。商採尋便爲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值閏外而不取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呂附前喪期不閏順序不悖合禮變也。通典一百

諱議

朝臣所諱君之母妻施于小君非君之所生所生之諱不上諱。柳非羣下所宜諱也。竊謂如此則不唯奏事太后不應諱而已恐門

號縣名亦不宜改頒于天下而闔朝之臣陳事不避悠悠人吏犯者不問宮號獨易餘莫之諱將于大體有不通邪父之所諱子無不諱君之所諱臣其不諱乎施于小君誠有其文母已子貴亦有明義若已事輕至尊應諱但奏御太后不諱一朝之事諱不竝行復是所疑通典一百四

殷合

合，宦。康初爲太常丞。

喪遇閏議

忌不可遷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尚遠日也謂宜忌七月二十八

日爲忌閏月晦而祥通典一百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五

五合

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督學政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五終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徐藻

藻東莞姑幕人徙居京口太元中爲太學博士遷都水使者

崇德太后服議

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云宋志作禮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

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宋志作齊母通典作資母之義也魯

譏逆祀呂明尊鬼宋志通典皆作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致

敬同于所天豈可敬之呂君道而服廢于本親謂應服齊衰晉書

康獻諸后傳太元九年崩太后于孝武帝爲從嫂朝議疑其服太

學博士徐藻議又宋書禮志二九年作元年徐藻作徐恭通典八

公除祭議

古無公除吉凶之服不可相干故總不祭耳今既公除吉服而行

則可吉祭今既吉服無事不可而大事反可闋耶若曰心喪爲疑者則出母子爲父後得已含悲而祭矣又禮有死宮中三月不舉祭齊縗之禮三月不從政意者雖速公除可已祭不答曰公除不祭本與于外又問同宮之喪而未葬雖公除可已祭不答通典五

耳若同宮之喪雖未葬此不可也

十二

徐邈

邈漢子太傅謝安舉補中書舍人遷散騎常侍轉祠部郎選爲太子前衛率領本郡大中正安帝卽位進侍中驍騎將軍有周易音一卷穀梁傳注十二卷穀梁傳義十卷答春秋穀梁義三卷集二十卷

奏議東宮班効

東宮班効議者不處數案公卿故事給虎賁二十人持効安平獻王加青蓋九旒前後鼓吹虎賁亦二十人依準此數東宮班効當

不過二十

御覽六百八十一

君臣同謚議

案郭奕謚景詔寶不曰犯帝謚而改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謚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已後。其各如禮。

通典一百四
太元四年

王公妻子服其所生母議

喪服傳稱。與尊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妻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旣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

宋書禮志二
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

皇太子所生也
太子前衛率徐邈議

褚爽上表稱太子名議

左傳。周人㠭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記云。卒哭而諱。皆周禮也。名之與謚。竝是人倫所㠭相稱。殷尚質。無諱議。其遇名字。如姓位耳。箕子答武王。而邦其昌。知于時未有諱也。周公于成王六年。始制周禮。

曲備節文而諱名稱謚然猶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故周頌有克昌

厥後先儒已爲宗廟詠歌上不諱下卽是父前子名也

通典一百四十五元

九年案御覽五百六十二引語林刑有徐邈表云云呂通典校之乃徐邈議也故此不錄

明堂郊祀配享議

圜丘郊祀經典無二廟皇帝嘗辨斯義而檢呂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已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爲安武皇帝建廟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抑基之主實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祐祖立廟蓋謂支胤授位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于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旣遷乃太祖位定爾京兆遷毀宜藏主于石室雖祐祿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可謂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

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圓方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已天下爲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于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己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

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辨案易殷薦上帝己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竝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並見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三

殷祭議

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

通典四十九

與范甯書

知足下遣十五議曹各之一縣又吏假歸白所聞見誠是足下留意百姓故廣其視聽吾謂勸導㠯實不㠯文十五議曹欲何所敷宣邪庶事辭訟足下聽斷允塞則物理足矣上有理務之心則下之求理者至矣日昃省覽庶事無滯則吏慎其負而人聽不惑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乃是蠶漁之所資又不可縱小吏爲耳目也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君子之心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由歷試如有所毀必㠯著明託社之鼠政之甚害自古㠯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君子道消善人輿戶前史所書可爲深鑒足下選綱紀必得國士足㠯攝諸曹諸曹皆是良吏則足㠯掌文案又擇公方之人㠯爲監司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居宗何取于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與左右言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晉書徐邈傳
豫章太守範

甯欲退十五議旨下屬城采求風政并
更假還訊問官長得失邀與簡書云云

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

禮郊牲在滌三月此謂當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祭日既過不容得備又禮郊特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牛不吉則十稷牛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別也謂今牲至則當用無疑否通典五十五

重與范甯書

禮天子之妃曰后關雎稱后妃之德妃后之名可謂大同所已憲章皇極禮崇物備者在于此也故太后之號定于前朝而當今所率由也若必欲章服同于后而名號異于妃則可因夫人之稱而加皇太后的尊雖一理然于文物之章猶未盡崇高之極此又今之所疑不可得行也足下嫌太子妻稱妃然古無此稱出于後代今有皇太之別可例論耶通典七十二

荅徐乾書

母呂子貴穀梁亦有其義故曰贈人之母則可又會成風葬著言禮也但名雖夫人而實殊同體故不敢配厭羣臣無服所服呂爲異也鄭云近臣從服唯君所服若嫡夫人歿則有制重者故曰唯君所服之耳與君同重自施近臣驂僕而下三卿五大夫內有宗廟之祭外有侯伯之命何得呂私服廢正故庶母爲夫人上之不得呂于宗廟外之不得呂接侯伯唯國內申其私而崇其儀亦如侯伯子男之臣于內稱君曰公耳雖人君肆情行服而卿大夫不從所呂知上有天王也邈往來荅釋范武子呂詩序云后妃義一
是呂太妃車旗服章備如太后唯不敢從于宗廟禮又曰百官不稱臣所呂合無服之制也范于時都謂不應同皇后服章呂尊議難之自塞矣書傳無天子庶母之文且妾上無女君則夫人可爲通稱如五等爵皆稱公耳天王之與皇后未聞二其號者所呂關之情禮而定太妃之稱良有由矣體同皇極故上比稱皇屈于郊廟

故遠避仇讐不曰后而曰妃因名求實可謂至矣禮太后與太妃義無異者假令國君在時妾母自當稱夫人但王典無二名不得曰國

公夫人爲喻耳通典七

十二

答曹述初難

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唯春不祫故曰特祫非殷祀常也禮大事有時日故烝嘗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通典四十九

答曹述初問

曹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撫養積年爲之制服當無疑邪徐邈答曰禮緣情耳同繫緼又朋友麻通典一百一

答傅瑗難

太元十六年告移廟奠幣祠部郎傅瑗問徐邈應設奠否邈答曰禮君出境已遷廟主行每舍奠焉凡事闕宗廟非常則薦未有不

告而行將還主之晨宜依告曰設奠瑗難曰言依告設奠但三薦相去近恐犯春秋再烝之議禮諸侯薨及禘祫則迎羣主歸太祖廟又云主出廟入廟必蹕無將行設奠之文奠重于蹕而文不及無奠明矣禮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曰幣帛皮圭告于祖祫遂奉目出每舍奠焉而後就舍此謂雖侯王之貴必有尊也若微此文事非其喻邈曰禮諸侯出朝既告祖祫臨行又徧告告不嫌再所引每舍奠者取其疏數隨宜若然則奠不爲數今之告廟戒出期也至日又告告將出也又曰新故兩廟各有其事左宗人賓曰有司具請升君升祝奉幣從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曰嘉幣告于皇考成廟將徒敢告君及祝再拜興祝導君降于阼階下云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祝奠幣于几東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祝聲三曰敢用嘉蘆告于皇考又曰孝嗣侯某潔爲明薦尚饗又大戴遷廟禮文云凡日幣告皆執幣而告告畢乃奠幣于几東小宰升取

幣埋兩階閒禮天子諸侯將出召幣告廟遂奉幣召出及告設奠乃斂幣而藏之兩階此則初告之幣待後告而藏之必須事訖未訖則未藏今何不陳于新廟邪去舊之新當卽新召藏幣故先奠几束乃取而藏之非謂舊廟虛告而新廟兼設也且初告告將移祝曰敢用嘉幣後告告明享祝曰敢用嘉薦尋此二祝之稱則知幣也薦也各施于一廟矣通典五十五

答伏系之間

伏系之間宣后徙廟或但告惠廟亦告太廟徐邈答此無禮文意謂初崇號已告太廟今自一別廟之遷耳于太廟無事無事而告則近贊矣古大事必告初崇進而告是也今徙廟事之末恐不得復告也通典五十五

答孔安國問

孔安國問徐邈云皇太子爲新安公主當何服邈答云禮父母之

所不服子亦不敢服諸侯之嗣子及大夫之嫡皆降絕廟親唯父母之所服子乃敢服王侯絕廟不爲姊妹服太子體君之尊亦同無服皇子厭其君又不敢服通典八十二

荅王與問

琅邪王爲前太宰武陵王服郎中令王與問徐邈曰昆弟俱仕一人爲大夫一人爲士便降太宰是爲庶人諸侯而全持庶人之服乎元皇帝入承大宗孝王出嗣宗國殿下出後孝王于元帝故得爲子不邀答曰議者多謂琅邪孝王應從出爲人後例降一等今琅邪當爲武陵王服大功案禮受重必曰尊服服之而降本親此誠然矣今所疑者元皇帝本琅邪嗣王既光啟中興命孝王委重傳祀實受之于元皇非別有承繼者不苟繼而內自奪是無所天也今孝王猶呂子道嗣位本國豈與出爲人後者同哉案漢宣帝雖上繼昭帝而史皇孫猶稱皇考父子之道全卽一代成事通典八十

始疑武陵出嗣既已廢放不成爲人後則當還服本親若曰武陵先王祀不宜絕自應更命承繼同上

又答王奧問

琅邪中尉王奧問國王爲太宰武陵服事云太宰降爲庶人諸侯貴與庶人不敵爲不降邪昆弟俱仕一人爲大夫一人爲士便降況諸侯而全持庶人服乎徐邈答云案禮呂貴降賤王侯絕周呂尊降卑餘尊所厭則公子服其母妻昆弟不過大功呂嫡別庶則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此三者舊典也喪服傳又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先儒呂爲不臣則服之漢魏以來王侯皆不臣其父兄則事異于周故厭降之節與周不同總猶不降況其親平既不呂貴降則餘尊之厭故五服內外通如周之士禮而三降之典不行同矣昔魏武在漢朝爲諸侯制而竟不立荀公定新禮亦

欲令王公五等皆有親絕周而摯仲理駁。已爲今諸侯與古異。遂不施行此則是近代成軌也。記又云古者不降故孟武孟皮得全齊縗然則殷周立制已自不同所謂質文異宜不相襲禮大晉世所行遠同斯義孔彭祖昔諮簡文帝諸王所服聖旨已爲近代已來無服相降虞喜釋滯曰漢魏已來先儒論禮及喪服變除者皆言大夫降其旁親爲士者一等時人或班駁行之自謂合禮案喪服經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矣夫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而始爲大夫便降旁親尊者就重而卑者卽輕輕重顛倒豈禮意哉然當有意此爲據諸侯成例包于大夫已相兼通也如此則一代爲大夫不降諸父二代爲大夫不降兄弟三代爲大夫皆降之古者貴大夫有采邑繼位不止一身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皆自此也或問曰今大夫雖不繼位亦有三代皆爲大夫者名例相準必當隨古乎荅曰古重今輕

位無常居使吾處之志不存降通典九十三

荅孔汪問

侍中孔汪問徐邈曰漢宣帝謂史皇孫爲皇考此是稱謂耳未足
已明服之輕重也假令宣帝登阼後有本父母喪自當不得行重
服又君服父祖廢疾不立者故斬而不降賀循云雖不立位在嫡
正父之所繼己之所承故爲三年恐此與出後相踰邈荅曰祖考
之名非可謬立且于時立非一帝德皇恭皇皆不得稱考明史皇
孫稱考當實有義君超繼上代猶爲父祖之重無別所承故本親
不降也元皇孝王所承既異則大制宜降故論者據此爲斷子之
離父父之捨子其所承繼不同何得復全其本故吾無易眾議通典九

八十

荅或問

或人問徐邈嫡孫承重在喪中亡其從弟已孤又未有子姪相繼

疑于祭祀，邈答。今見有諸孫而祖無後，甚非禮意。禮宗子在外，則庶子攝祭可依此使一孫攝主。攝主則本服如故。禮大功者，主人之喪猶爲之練祥再祭。況諸孫邪？若周既除，當召素服臨祭，依心喪。召終三年。通典八十九

荅虞道恭問

虞道恭問曰：舊君齊縗三月，今見爲人吏舊君喪，今同在此，未知禮猶得服不。徐邈答曰：若更仕一君，便絕前君，足下疑于今爲人吏是也。吾謂仕者豈必後絕前邪？正使仕于此君之朝，而追前君亦何不可？況爲前君服舊君之服也。通典九

荅范甯問

報服在姊姻下，則知姑姊之服亦是出自恩紀，非從夫之服報也。所發在于姑姊耳。通典九

范甯問曰：奔喪禮，師哭于廟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邪？徐邈

十一

十二

十三

答曰蓋殷周禮也

通典一

答劉氏問

劉氏問曰弟子遭所生母艱弟子有兒出後伯父承嫡當心喪三月否徐邈答曰庶祖母服禮無正條往年臨川王服太妃已爲成制今出後承嫡者當依爲人後降本親一等宜制大功九月

通典九

六

答王珣問

徐邈答王珣曰鄭玄云五月之內追服王肅云服其殮月小功不追召恩輕故也若方全服與追何異宜服餘月

通典九十八

答杜挹問

杜挹問徐邈曰亡婦遂未得葬挹服便周既無別喪主多云未應得除今定云何答曰無子爲主案禮本不應除卽于下流多不能備禮今日宜變至葬反服亦無不可之理也

通典一
百三

問王珉

漢法制洗馬冠高山冠職如謁者中朝新制洗馬進賢冠出則在
馬前清道故曰洗馬御覽二百四十六

徐廣

廣字野民邈弟謝玄爲兗州辟從事西曹譙王恬爲鎮北補參
軍入爲祕書郎典校祕書省轉員外散騎侍郎隆安中遷祠部
郎元顯錄尚書事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已爲
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除鎮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侯
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遷驍騎常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
員常侍又轉大司農仍領著作遷祕書監宋受禪加中散大夫
乞歸元嘉二年卒于家年七十四有禮論答問八卷又十三卷
禮答問十一卷晉紀四十六卷車服儀注一卷

秋賦

于時招搖西建天高氣清飛霜凝酒悴葉飄零

初學記三

高風蕭條召遐振兮游雲掩翳而冒林昆蟲隨陽而坏穴鷹隼順
陰而威棱

北堂書鈔一
百五十八

悼亡賦

歎林松之萋蕭慨丘陵之口落臨穴洞而興哀口外物而乖錯上

同

釣賦

投芳餌于纖絲灑長綸于平流

初學記二十二

上表乞歸

臣年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息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增感暮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無恨

宋書徐廣傳承初元年詔爲中散大夫廣上表

計之

孝武文李太后服議

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春秋之義母
呂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
喪子于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
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于爲祖母後齊衰慕
案宋書本傳作齊衰三年服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晉書禮志中又孝武文李皇后傳宋書徐廣傳又禮志二通典八十一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疑所服尚書左僕射何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議詔可今據宋書編入廣集

若曰魯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漢代持服與正嫡無異
殷太常所上服事于禮中尋求俱無明文然僕之所言專據春秋
也通典八十一案此當是徐廣問車胤之辭

殷祭議

尋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嘉祐二年十月殷
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日今則應用四月也于時蓋當有故而遷在

冬但未詳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今則應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計辛未歲十月未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傳云祫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信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遷非其常度蓋康太元前事可依雖年有曠近之異然追計之理同矣愚謂從復常次者呂推歸正之道也

宋書禮志三通典四十九義熙二年

四府君遷主議

四府君嘗處廟室之首欹率土之祭若霾之幽壤于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曰爲遠祀而祐饗永絕也

晉書禮志上宋書禮志三義熙九年

獻書宋公

風雹變未必爲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己所㠭興政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

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並用戰功殷積報敘難盡萬機繁湊固應
難速且小細煩密羣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
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之始如
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駁新凡識所不免要當
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
愚款之志宋書徐廣傳

荅劉嗣問

劉嗣問徐野人曰嗣去年十二月有周慘欲用六月婚而服早已
除大人本無服便是一家主想無復異徐荅曰此議本據祖爲兒
孫婚自平吉可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慘也通典六十

荅劉損問

嗣弟損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祖尊一家得爲婚主若便婚損
疑遠也徐荅曰今歸重于王父理無取于遲遠損重問曰禮云嫁

女之家三夜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不又大功之末可呂嫁女則男不得婚向家是嫁女今是呂子婚男女詎無異邪徐答曰秉燭寢樂居然輕重故嫁娶殊品至于今事理本分塗唯取歸重極尊而不別異男女一也

上同

荅樂亮問

樂亮問徐廣曰君弔之儀雖在于禮未審皇子之弔受弔爲當迎送及拜呂不當于廬室主當別施位邪若別施位者應在何處卽位爲應立應坐君弔雖已葬主人必絕此禮已廢竝未詳旣小祥重服已除正當卽呂練冠功縗受弔邪徐廣答曰皇子之儀指而不拜然猶應呂練冠功縗迎立于側皇子向戶揖訖伏廬室而哭及皇子前執手時乃可長跪受之去出室還至戶更哭

通典八十二

荅蔡眇之間

蔡眇之間徐野人云從弟心喪當除此月不知猶應設祭者爲應

施牀爲地席耶。其大兄昔在西知喪晚，心制乃應除臘月。其妹先除不知，便可著綵衣不？徐答曰：「禫者喪事之極也，故于此日設祭而告終。自爾之後，沈哀在心，故謂之心喪，外無節文。故服祭並缺也。晦日唯哭，呂寫哀而已。既各盡其服，從禮而除矣。著綵衣無所疑。」通典一

荅劉鎮之間

劉鎮之間，父尚在母出嫁亡，今改葬應有服不？徐廣答云：「改葬服總唯施極重。此既出嫁，未聞兒有服之文。然緣情立禮，令制服奉臨，就從重之義，合卽心之理，亦當無疑于不允也。」通典一

賈統

統太元中爲寧朔州刺史。

上言神馬見

晉寧須池縣，此月辛亥有馬二匹出于河上，一白一烏，盤鬪相逐。

河水上從卯至巳乃沒

開元占經一百十八引晉中興徵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立湖州刺史賈純

詳說學

上
信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三十六終